

西園聞見叅

第三十六冊

國朝典章

卷五十六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六目錄

外編

禮部五

宗藩前

前言

高皇帝

葉居升

項忠

倪岳

馬文升

王瓊

徐恪

四則

林俊

二則

趙鈺

汪鉉

二則

佚名

朱睦㮮

陳建

彭韶

馮應京

王世貞

二則

何旭鳴

鄭曉

余珊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六

外編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禮部五

宗藩前

前言

太祖高皇帝曰凡親王及嗣子或出遠方或守其國或在京城朝廷凡有宣召或差儀賓或駙馬或內官齎持御寶文書并金符前去方許起程詣闕凡王國文官朝廷精選赴王國任用武官已有世襲定制如或文武官員犯法王能依律剖判者聽法司毋得吹毛求疵改王決治其文武官有能守正規諫助王保全其國者毋得輕易凌辱朝廷聞之亦以禮待凡王所居國城及境內市井鄉村軍民人等敢有侮慢王者王卽拿赴京來審問情由明白照後治罪若軍民人等本不曾侮慢其王左右人虛張聲勢于王處誣陷善良者罪坐本人凡親王有過重者遣

皇親或內官宣召如三次不至再遣流官同內官召之至京天子親諭以所作之非果有實跡以在京諸皇親及內官陪留十日其十日之間五見天子然後發放雖有大罪亦不加刑重則降爲庶人輕則當因來朝面諭其非或遣官諭以禍福使之自新若大臣行奸不令王見天子私下傳致其罪而遇不幸者到此之時天子必是昏君其長史并護衛移文五軍都督府索取奸臣都督府捕姦臣奏斬之族滅其家凡風憲官以王小過奏聞離間親親者斬風聞王有大故而無實蹟可驗輒以上聞者其罪亦同凡諸王京師房舍或頗華麗或地居好處奸臣持權欲巧侵善奪者天子斬之徙其家屬于邊凡臣民有罪必明正其罪並不許以藥鳩之凡王遣使至朝廷不須經繇各衙門直詣御前敢有阻當者卽是奸臣其王使至午門直門軍官火者火速報聞若不報聞卽係姦臣同黨凡王國內除額設諸職事外並不許延攬交結奔競佞巧智謀之士亦不許接受上書陳言者如有此等之人王雖容之朝廷必正之以法然不可使王驚疑或有智謀之士獻于朝廷勿留凡庶民敢

有許王之細務以逞奸頑者斬徙其家屬于邊凡朝廷使者至王國或在王前或在王左右部屬處言語非理故觸王怒者決非天子之意必是朝中姦臣使之離間親親王雖十分含怒不可輒殺當拘禁在國鞫問真情遣人密報天子天子當詢其實姦臣及使俱斬之凡朝廷新天子正位諸王遣使奉表稱賀謹守邊藩三年不朝許令王府官掌兵各一員入朝如朝廷循守祖宗成規委任正臣內無姦惡三年之後諸王仍依次來朝如無正臣內多姦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統領鎮兵討平之既平之後收兵于營王朝天子而還如王不至而遣將討平其將亦收兵于營將帶數人入朝天子在京不過五日而還其功賞續後頒降凡王國內侍常點檢軍中不許隱隱逃下如或有之止坐兩隣窩主及有司官并該管頭目毋得問王王亦毋得隱隱遮護或姦臣故縱逃亡于部內欲誣王者將姦臣斬之徙其家屬于邊

葉居升曰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踐草芥籠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

手聽命無敢後時况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彊幹弱枝以遏亂源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之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要于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極甚或者譴告以相形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叔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抗衡之禮耶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分之一耳禮莫大于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

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子弟也當時一創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遂相擁兵以危皇室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小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顧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世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

項忠曰平涼韓府及寧夏慶府二處郡王極臨邊境宗支繁盛儀賓數多因城池窄狹府地無處可容不免終要分析見今歲用祿米該五萬二千六百餘石又有護衛儀衛司羣牧所長史司等衙門旗校人等俸糧不在此數二府轉輸腹裏糧儲因是路遠每一石約有二三倍之費人民實難供給查得往年該陝西巡撫官建言請將各處郡王府照依

山西晉王代王二府郡王事例那移腹裏地方該禮部奏候豐年另行議奏定奪緣陝西人民邊運困苦已極如便早量遷移人民歲免萬石轉運則受恩多矣若待豐年議奏定奪公文展轉事終難成如蒙乞勅禮部奉行各府長史司各教授啓王自陳該部仍擇腹裏迤南見府地及水次便益易于供給去處請遷移就祿益厚親親且將存留陝西稅糧以供邊儲以固邦本計其遷國之費不及一年之供實爲便益等因具題欽奉聖旨該部計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又該總兵官都督同知劉玉亦奏前因通抄到部查得屢該襄陵王奏稱平涼城池窄狹土地所出有限要遷江西湖廣地方居址本部議得各處人民困苦遷王府係是重事不無勞擾軍民候豐稔之時定奪本部節奏奉聖旨是欽此續該襄陵王又稱奏平涼城池窄小軍民繁衆糧草不敷請將本府遷移江西地方居住成化年五月拾貳日本部覆奏奉聖旨是分封已定不必遷移寫書與王知道欽此欽遵外續該直寧王又奏寧夏居住基地窄狹要照山西代府郡王遷移事例將本府郡王遷入鳳陽府城居

住本部爲照陝西地方卽今盜賊生發征剿未寧候地方寧息年時豐稔另行具奏又經屢行該府知會去後今右副都御史項忠總兵官都督同知劉玉又奏稱平涼韓府及寧夏慶府二處郡王那移腹裏迤南水次易于供給去處存留陝西稅糧以供邊儲一節遷移王府係是重事卽今陝西用兵之後人民困苦難以一概聽令各王具奏遷移合無將原奏義寧眞陵二郡量爲那移稍舒轉運之勞查得湖廣江西河南山東等處各有王府宗枝分封日繁勢不可行及查得廣東韶州府天順年間造有樂王府第一所見在緣遠在嶺南賊寇時發非所宜居有得陝西腹裏鳳陽府舊有鄭王所居之地後遷入懷慶後府尙存與平涼韓府相近襄陵王徙居爲便慶陽府與寧夏慶府直寧王徙居住爲便合無着工部行移陝西鎮守總兵巡撫按及都布按三司等官公同相度地勢相宜待秋成之後人民稍甦將原行鳳陽府空閑府地方量爲修理慶陽府城內取勘空閑公廨相應處所量爲改造候修完後另行具奏定奪

倪岳曰弘治八年七月奉聖旨聖祖母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年高念叔
崇王欲得一見便寫勅差官取來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中外臣民伏
聞詔旨皆有以知太皇太后慈愛之至情皇帝陛下順承之大孝雖大
舜文王無以加矣但一時人心竊以朝廷事必須上撥天心下察人事
務在萬全庶幾可動然以今日論之事有未便者三焉必非前議之所
及者蓋近來傳聞黃河泛漲水高于岸平日波流端急舟行已難加以
泛漲其爲洶湧必異常時王欲來朝乃舟楫必經之地則夫驚震之患
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便者一也兼聞河南彰德衛輝
二府自春徂夏一雨不霑寸草不生赤地千里人民流亡殆三之二其
爲艱窘不言可知王欲來朝乃車馬必經之地不特供億之費無所給
萬一盜賊乘時竊發則夫震驚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
其未便者二也有闕文國近自京師之軍民遠而所過之都縣百倍供需
十分騷擾官無所措手民不能聊生言之可爲寒心見者欲爲流涕今
若加以崇王來朝先聲所及人必驚疑送往迎來勞費增倍瘡殘之民

何以當此此其未便者三也此皆出于今日之急務于理不可不預爲之慮者今果奉命來朝雖少遂一時欲見之心然欲別則難免眷戀不捨之情既去必倍增憂思不忘之念他日上廕聖慮所未敢言雖欲悔之殆無及矣伏望皇上追寢成命請命太皇太后暫免來朝別選親信內臣厚齎賞賚往視以慰其心庶與公義私恩可以兩盡奉聖旨卿等說的是但朕承順聖祖母之意已有旨取王來罷欽此復後奉旨免王來

馬文升曰竊惟親莫親于宗室法莫嚴于祖訓宗室奉藩循理恪遵祖訓者朝廷親親之恩爲益篤縱欲敗度有違祖訓者朝廷默罰之典所必加昔周武王克商之後以其弟管叔蔡叔監殷後二叔挾殷之武庚以叛流言以傾王室故周公奉命東征誅管叔而囚蔡叔孔子恕之鄭莊公弟叔段母寵愛之莊公不早防閑封之於鄆縱彼所爲候其惡深舉兵伐之如克常人春秋譏之一則事于宗社而示天討之公一則不預防閑而虧親親之義或恕或譏此天下至公之法而萬世之不可易

者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生聖主祛除胡元奄有中夏掃一時之陋俗回百代之醇風功德之盛遠符堯舜有非後世之所能及故本枝繁衍亦非前代之所能比封建諸王藩屏王室藩王之子封爲郡王郡王長子襲封郡王諸子俱爲鎮國將軍以漸而降世爲奉國中尉藩王府內官設承奉正副各一員典寶典膳典服各所正副各一員內使六名各門正門副各一員內使司樂二名司弓矢二名外官設長史司左右長史二員典簿一員其餘審理典膳奉祀典賓紀善良醫典儀所各有正副官二員伴讀四員教授一員內外各該官以理一國之政彼時俱遴選才識老成之人以充其任而輔導之方甚嚴王若有過先責輔導官員所以各王讀書樂善保守其國而稱賢王者甚多縱欲敗度而被黜罰者間有自正統年間至今除秦晉蜀襄淮德言徽崇等府并新封興岐等府內官不缺外其餘王府內官有缺不行具奏有一府止有承奉一員者甚至全缺不補者宮門傳事多係女人其他郡王府亦無失者往來傳事俱係外人凡自出入尤爲禁忌雖有藩王其郡王并將軍

有條尊屬或族頗疎者雖知所爲非禮不敢戒諭輔導官員不敢諫正其鎮巡三司官懼其妄奏欺侮離間差兵勘問亦不敢具奏所以肆其所爲有潛蓄異謀而烝淫不道者有強擡軍民子女而打死人命者有骨肉相殘而至成仇敵者有密取外人之子爲嗣者有呼喚樂妓入府奸用者甚至宮闈不肅致生外議者其他將軍潛入富樂院宿娼者或與世人飲酒賭博者以致衣食不足欠負于人鞍馬全無徒走于市雖有祿米不能供其浪費矣及至事發差官行勘事多不虛固違祖訓事干宗社有不終其天年者有幽之高牆者有削去爵秩者有革去祿米者况醜惡之事傳之中外聞之天下又恐史冊書之貽譏後世誠有玷于朝廷若使原設輔導內官各得其人早爲諫正藩府親王肯爲戒諭鎮巡等官預爲具奏豈有前項之事哉與其懲治于已敗而示黜罰之典莫若全于未然以全親親之仁如蒙乞勅各藩王除本府內官不缺不必具奏其餘缺少內官內使者明白具奏缺少內官若干員內使若干名仍乞勅司禮監于相應內官內使擇其老成讀書者具奏照缺給

賜前去以後有缺具奏除補互相維持府事其合用衣服飲食等項本府照例關給使之得所不許凌辱陷害其郡王府每府給賜內使二名專營宮闈事務及關防門禁其常史紀善伴讀教授乞勅吏部今後有缺務要訪察國子監并在外有學行儒官除授若藩王所爲未善長史等官從容諫正如其不聽再三匡諫密切具奏其郡王所爲不合禮度者教授藩王密切戒勉如再不聽藩王具奏情罪輕者降勅切責若干宮闈重事差內官皇親前去體勘密切處置不宜露泄若係外事仍內官并法司官前去勘問藩王有過東罪輔導官員亦要逐日請王於書堂內講讀習禮王子王孫亦要講讀習禮若各府將軍有前項所爲者各府郡王自行禁止若藩王郡王府互相容隱不行禁治許鎮巡等官將所爲不法之事會本着實具奏上請區處其藩王府選用妾媵務要具奏奉有明文定其明數不許于本府軍校之家選用不許過數亦不許強買人民間子女郡王將軍使女俱照會官奏准事例名數若擅自買用女子及名數過多或令外人入府者許鎮巡官參奏長史教授降

調遠方任用若樂工縱容女子擅入郡王府及容留各府將軍在家潛行及軍民旗校人等敢有與將軍賭博誑哄財物及擅入王府教誘爲非者專發發邊遠充軍邑長依律問罪革去管事保全宗室莫過于此臣叨任大臣每見宗室所爲不善事發容之則違祖訓所以不能保全者多臣竊憫之故敢冒昧上言

王瓊曰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親王歲支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斂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後初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只以十子論之一歲該支米一萬五千石反多于一字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于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于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于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卽請封號祿米弘治十一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慈谿王倫白于諸

大臣擬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論之則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爲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爲庶民者計日月給米石比與將軍中尉反得實惠宗室例不得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乏不得存活矣

徐恪曰府州縣地畝稅糧實徵額數無甚增於國初各府郡王并將軍中尉郡主等儀賓食祿之家乃十倍于國初以其所入較其所支已不相當况稅糧之存留本處者又多貧難或逃亡遺下之數雖嚴督追併猝難完足而水旱傷災十當六七以故郡王將軍祿米不得當全支今察得郡王將軍本色折色中半兼支如郡王儀賓與輔國將軍祿米俱八百石今支本色五百石比之輔國將軍又多一百石縣主儀賓與本國將軍祿米俱六百石今支本色四百石比之奉國將軍又多一百石且儀賓之選多是富室子孫囊有餘財廩有餘粟作賓王家榮華已極祿以百計養贍亦厚况葭莩之末比與天潢之派不同實支祿米豈宜